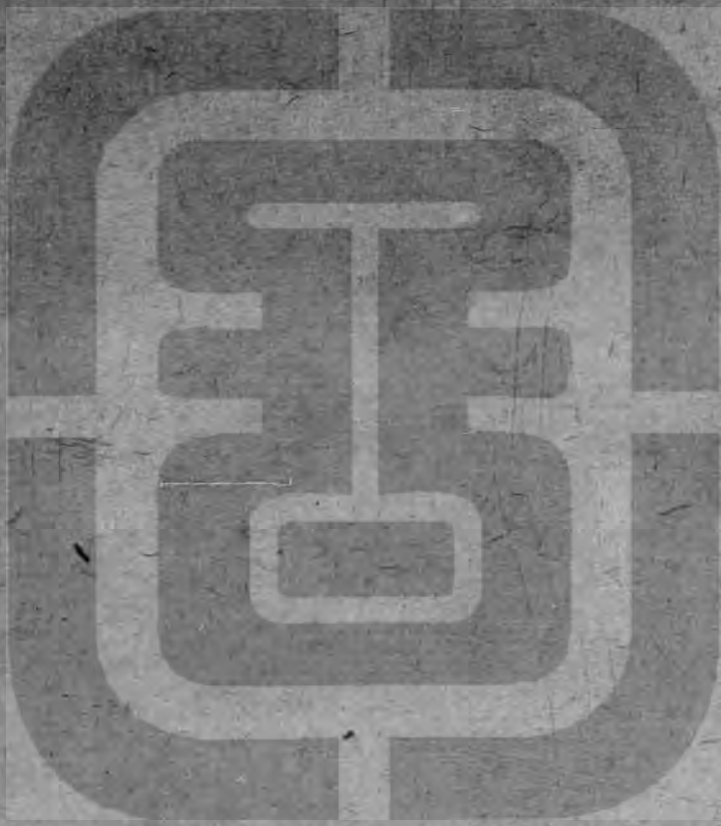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金鑑



卷第二十六

綱目

二十六

起靖康丙午

未凡一年有奇



欽宗恭文順德皇帝一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謠金斡離不陷相瀋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

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
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以吳敏知樞
密院事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
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
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戍之民家
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托言為盜所
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
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
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托
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焰薰灼東南部刺史

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
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
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駟僕亦至金紫
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帝聞幹
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
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
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
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
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
板墜慟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

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保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

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留卿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愿守宗社乎愿從幸乎皆曰愿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偕敵兵已逼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
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
乃命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
而畢 辛未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
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
尚書左丞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癸酉幹離不軍
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
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
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
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

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
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彥度且言曰上皇
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
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
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
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悅使金軍悅至幹離不盛
兵南向坐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
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
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
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

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日一帑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日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

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
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夜
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
賢妃所生也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金游騎大掠
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
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
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
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
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

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
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
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
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
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
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
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
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
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
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六
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
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
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楊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
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
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
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
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
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以時爲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 梁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
以獻頌上書爲名今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

嚙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
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
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
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
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乙未遂貶爲
彰化節度副使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
之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
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
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
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

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亦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

敵營欲生擒幹嚮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嚮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戊戌幹嚮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譖之曰用

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嫉

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二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不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种師道

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邗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邗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願見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

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爲士學錄東力辭以歸 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度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菑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洵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之吳敏李綱并附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質康王邦昌還以徐

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
 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
 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
 稍稍引却乙巳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
 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
 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
 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
 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
 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戊申赦諭士民自今庶

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
 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戊戌李邦彥免邦
 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
 南仲為尚書左右丞 宇文粹中罷 姚古种師中
 及府州將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
 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召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
 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
 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
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璽以來以
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劄使
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
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
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洵洵因召
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
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逾卿遂用之 金粘
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

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
及聞幹菑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
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
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
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過之南朝無人矣旣
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
死之進屯澤州 甲寅貶蔡京爲秘書監貫爲左衛
上將軍蔡攸爲太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
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王孝迪罷 初上皇南
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

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
聶昌爲發揮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
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
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聶昌之行請
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沒
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戊辰張邦昌李昉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遂免 以徐處
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臬爲尚書右丞許翰
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
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

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
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
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旣
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白太上請下
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
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宇文虛中免言者
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
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
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攔三鎮保塞陵
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

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
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
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
退不宜勞師示弱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
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
廷疑不用幹离不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
中因進兵以逼之幹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
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太上于南京時用事者言
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
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
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
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
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
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
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
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
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
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
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
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

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粘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己亥太上皇至京師太上皇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 癸卯立子諶爲皇太子 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趙野免 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

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
奪之 甲寅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復以詩賦
取上禁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
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常應試發
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
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
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
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部

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
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
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
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
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
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
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
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
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
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
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
之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
目爲邪說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
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
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
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
云 丁丑太原圍不解詔種師中由井陘與姚古掎
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
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
將通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
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
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
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
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
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
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
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
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
皆憤怨散去所留方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

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
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
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而贈師中少師 六月
丙申朔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鷄上疏曰諫議
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
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
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
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
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以密矣而澥
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
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
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
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
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
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
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
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
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
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
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一
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
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鞅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
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
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
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
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
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
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
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
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

使行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
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
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
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
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
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王宗沐曰失國之
有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首以為庸人也靖康之禍金人駐兵城下徽宗出奔
欽宗垂死偷息甲兵輸盟而幸金人之去其為困慮
微發也大矣虜騎甫退上下恬然奸臣復執國柄而
以兩河之遺布置李綱綱既出而君臣相安不復言
敵太原既破二將復來抱頭鼠伏以為俘囚父子會

不知取而視息人間其不發不喻固宜哉當是時出
幸之計未必全非也兩河之忠義可以招徠而宗澤
李綱尚在左右稍幸襄鄧或長安以係天下之心而
固守河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心
金人出太原我自薊恒以搏其穴金人駐汴城我自
懷滑以壓其背天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而欽宗一
委之耿南仲何江以消沮銳氣比高宗甫起而注伯
彥已掣其肘矣嗟乎宰相誤國殺將不問其罪繼之
以戮而但取竄即與且竄而事已無及掩路允迪免
面流涕其可悲哉宋之不遂亡者幸也

左司諫陳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
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
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
州務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壬戌彗出紫微垣長
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

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
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於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
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秋七月

乙丑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蔡京再貶崇信軍節

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於儋

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乙亥

移竄貫于古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

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

嗣於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

在人主前顛徂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滿伏叩頭無復庶恥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顧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

陳其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

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

穿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李綱留河陽

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

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

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始末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

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

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

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

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

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
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
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度
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
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
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
襲金婁室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
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
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
道為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
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
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
至因薦為宣撫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斡離不復
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
肅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
館伴邢保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
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離不及粘沒喝執政
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
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覲使為內應仲

恭還見幹离不即以蠟書獻之幹离不以聞于金主
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
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
府亦為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
為左副元帥幹离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
發雲中幹离不發保州 己未徐處仁吳敏許翰罷
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
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翰處仁主用
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
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南仲

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
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
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
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
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
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
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矣臣願激合勇
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是之命
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
用安置涪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

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萬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九月丙寅金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武方友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蔡攸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

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丁丑以王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胡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卽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少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

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戊寅罷楊州舍人劉珪當制謂
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解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
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解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臬
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
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
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於
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庚寅置
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
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請建三京以鄧州爲都總管
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
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
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 金師日
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
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辛卯遣給
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
种師閔及金幹离不戰於井陘敗績幹离不遂入天
威軍犯真定都鈐轄劉翀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
翀巷戰麾下稍亡翀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
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被拘北
去 冬十月癸巳朔安置李綱於建昌軍 戊戌金

二酋遣楊天吉王洵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和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辛酉种忠憲公師道卒師道行次河陽遇王洵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以馮澥知樞密院事命王寓副康王使幹离不軍寓托故不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銍通判杜翊世死之籍譚稹家王雲至真定幹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他求地但索五路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离不粘没喝亦使王洵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

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

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擊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甲戌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英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丙子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

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下哀
痛詔徵兵于四方 壬午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
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萬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
王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八字王由滑濟至
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
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
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
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
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
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
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
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
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
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
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
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鎮定募敢戰士飛與
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何
輿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孫傅爲
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曰祖宗
法惠民熙豐法惠姦時謂名言 孫傅因讀丘濬感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夔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

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錫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淚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特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齧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

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并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 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懷州知州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昺澧方亦至相與其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

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張謙於潛昺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

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頃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能將後軍合二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

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示於城下都人大懼庚寅復元豐

三省官名以何臬爲門下侍郎閏月壬辰唐恪

免以何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結交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馮澥至自金軍以爲尚書

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求堅請帝出會盟詔張叔夜簽書樞密

院事將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乙未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陷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趨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趨親王出盟詔遣馮澥

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訢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 巳酉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

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爲然密草詔稿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

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趨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詞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藉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舉可輕邪宣誣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臬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臬及濟王禔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

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欒還言金欲邀士言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欒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十二月壬戌朔王構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賁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

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漕淵王伯彥等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帝

至自金營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

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
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
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
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
焚死之 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
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
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
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
僧趙宗印爲叅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
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
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
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
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
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初稅牛具每
牛三頭爲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十二頭為一具其半具頰粟正卡

空以謀... 金... 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宋紀二十七

起建炎丁未盡本年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武神文昭仁憲
孝皇帝一

建炎元年春正月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
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金人索金銀
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臬李若水以為無虞
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臬若水等復
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豈可再乎閣門宣贊
舍人吳革亦白臬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

虜計輒不聽 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必死乎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神府曾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西遼耶律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

朶改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爲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復興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大風霾霧四塞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拜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

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后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二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

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翼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儻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

吾爲太子傳當同生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搯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二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

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宮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所欲無藝極錐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倘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陔等各杖之百并四人殺之而梟

其首士庶莫不憤嘆 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漢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賈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

雍問於拜儔二人微言敵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癸未太常寺簿張俊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

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紹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拜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丁酉朔金立張邦昌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

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與義兵東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玠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啟陛

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玠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夏四月庚戌朔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旣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幹裔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

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
覲汪藻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
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
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方樂器祭器八寶
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
樓秘閣二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
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初金將還議留兵以
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
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董貴人
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

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
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
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
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半言至邢趙間幹离不遣郭
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
幹离不又請王婉容并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
之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自离青城頂青氊笠乘馬
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
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
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

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從代渡
大和嶺至雲中金人圍中山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
公欲直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
兵威爾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
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
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
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
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
監軍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
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
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迎太后策語有
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
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爲
趙氏也 郭京伏誅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
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
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
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五月庚寅朔
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呂好問謂邦昌曰
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

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何追耶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又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不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

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郵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張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十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是夕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籬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帝問

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
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
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以邦昌不忘本朝而歸寶避
位之意告之故命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
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叅決大事又加太傅
甲午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初綱再貶江寧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
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
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
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

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
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
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覲沮其
來右諫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
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拔附之勞擬必爲相
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
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
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播哲則見善明足
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
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王宗沐曰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

者顏岐可斬也高宗初受天命將興復社稷雪先君之恥是圖而屈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估立之罪再容姦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曖昧徒爾異備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已之立不命于金人如石晉則紀綱所自立兩河之外未屬於金人如三鎮則兵力所自主而依違不斷使金人測其淺深他日邦昌竄跡金人初不以爲兵端則其情可知而帝與汪黃苟安無政如此他日盡准之和解誰謂專罪秦檜哉僅得一李綱而輒以其廢用解金人于王之死晉人所喜播越海隅偏安蕞爾胡銓目爲小朝廷其死晉人所喜播越海隅偏安蕞爾胡端兆于此矣悲夫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折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元祐太后遣呂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之曰宗

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曹輔卒 置御營司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史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都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 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庚子論靖康大臣誤國罪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於

於遠州 丙午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
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備正
播告天下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簽書樞密院
事忠文公張叔夜自殺于金軍叔夜既北遷道中惟
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
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臬
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
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
州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
請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入令張邦昌作書貽二

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於
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
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
不屈而死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
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故出之 靖康中
監察御史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
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
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
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七
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丙辰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金人陷密州 六月己未

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

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在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

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癸亥以黃

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張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以僭

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無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

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以下論罪有差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軫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

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北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東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

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將以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是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

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勇生大赦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

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
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
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
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以赦書至者金人
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
書官爵 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初黃潛善
白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
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
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

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
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傅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
喝 已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
九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
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
江淮諸州 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初慤為計
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
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
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
事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

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五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官有差有功或藝疆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 侍御史王賓論曰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營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

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齋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瞻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藩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

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

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聞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

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幹離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而已 丁亥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

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

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曳柴以敗荆莫傲采樵以致師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經武郎

與兵糧漸乏命吳玠所大青背蘇燕登海濱
金人不追歸保南而京昭琳本之此固矣卧無婚論
荷其難要衝社區重難一姓受圍俱前姓在對姓姓
非百出中人張因信所日國宋琳亦封民北以為固
以姐併莫姓采姓以姓胡背籍家出所賢然日我欲
論頗幾何張日良不以封因兵亦去家籍樂姓史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紀二十八

起建炎丁未七月盡建炎戊申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二

秋七月己丑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
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 甲辰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
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嚙
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
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不

承獄吏曰汪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逢蠱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一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材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蹇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

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
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

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
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

行在 王宗沐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
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甚于平王蓋周暫有狄
難非社稷存亡之寇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一
舉足則棄淮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
心宗李之老將漸次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
以閏文墨之資重以奸懦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
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
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於奸
臣不可不戒也罷四道都總管 丙辰上皇在燕山謂閣門

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
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

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
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

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密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

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
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以示輔

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
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盜賊史斌僭號於興州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

三一如四百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愿歸營與良農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庚寅乃白遣都統制王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了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八月戊

午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

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事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瓚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庚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河東經制副傳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

制一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

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壬午太學生陳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

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遠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徹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

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
乃與徹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
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李綱罷許翰
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
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
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徹著哀
辭而入上章求罷乙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 封子粵爲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
於嶺南 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
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
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
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大敗之會食盡詣彥
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
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
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
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傳
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
匝乙卯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
其城西山遣心腹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
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

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有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勤兵待之斬獲甚衆盜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王子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遂下李氏於獄詞伏詔馬傳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閣毋陷河間府雄州捷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

旬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楊州是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屯聚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聖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戊子竄李綱於鄂州尋責授潭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盜張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壬辰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

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戊申以張焄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知密州趙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

野殺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大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离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諸州

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遁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禦敵皆死聞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死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

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

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命乙未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

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迥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金訛聖使闔毋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辛丑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

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宗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丙子金人晝夜攻淮寧知府向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砦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金婁室旣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胷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

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三月
金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
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
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
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
陸渡河歸雲中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
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
振潛裹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
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
臣也歛而葬之夏四月乙丑金兀朮率衆來攻西

京翟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
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
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
衆復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朮等聞
粘沒喝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金婁室旣破張
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青溪嶺
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金人得陝用降
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
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
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帝初即位除楊時工部

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佔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以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

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伏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乙酉忠簡公許景衡卒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入詩賦舉人不

無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
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
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已意升
降自今勿先進卷 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
宇文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丙
申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金
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
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
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毋
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時得報虜

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
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彥爲
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
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
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
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
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
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
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
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

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謬謬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

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木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甲辰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急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佔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

伏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
全秦莫敢不從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
亂囚守臣朱芾命芾統制張浚討之浚擒明送行
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浚故淵之部曲
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 秋七
月丙戌東京留守忠簡公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
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
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
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
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

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
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頴居
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
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
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金之入汴也九寶
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至是八月甲寅帝作金
寶三二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
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自湖南還
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

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趨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寬之仲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

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金主吳乞買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九月己酉郭三益卒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

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幾察信王榛
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
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
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
張浚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
里朶旣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
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
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
所終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
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

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

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將吳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
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
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
以與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粘沒喝訛里朶合
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
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圍
益急凡二十三日十一月乙未城陷粹中被執竟不
屈而死 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
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

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鞏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兵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二往援知興元府王瓊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

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瓊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瓊已去遣之不及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撫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金兀朮陷開德府相州以應募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軍見金人於瀘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言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
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
復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
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旣破延安
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
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
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
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
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 史
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

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吳玠襲斬斌而自襲宗
殺之 十二月庚申捷懶圍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子麟
禦却之捷懶遣人囑豫以利豫挾前忿遂殺濟南驍
將關勝率百姓降不從豫縱城納款 甲子訛里朶
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刑郭永曰北門所以
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
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
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
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
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囑之永罵曰無知犬豕

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已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
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
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
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群盜蜂
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
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
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
無足慮者王宗沐曰夫人君之御臣下莫難於辨忠
邪之分而其所以能鏡其情而辨之的者
則其心之剛而無慾者乃能不為之眩也潛善伯彥
其才術智慮無過人者特以其側媚柔善足以結高

宗喜佞之心而其隱難匿奏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
志是以庸佞相濟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
以為大姦大蠱而帝乃以得二人為幸是何黑白相
去之邈哉苗劉之亂以潛善為詞而帝尚不追錄其
罪夫古之興天下與敗者其君臣相聚皆非偶然也夫
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
子何人也曰古今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
發遂殺軍士 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
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過計而笑之命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終

于何入也曰古今大聖人出受命曰

士有浴發于墓者謀殺問其風車高靈奇曰

哉引時聚昔非則然也夫金謀殺聖前襲襲軍

罪夫古女典天不與規者其為歸而帝尚不

法之盛也苗慶之備以善善為歸而帝尚不

以為大歲大蠱而帝以善善為歸而帝尚不

法具以補也時齊不覺其人之人彩而世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宗喜對之以其制鐵器奏又足以齊高宗命也

